

編後語

在過去二十多年中，中國經濟和社會生活形態的鉅變，對二十一世紀世界格局產生了目前尚不可估量的重大影響。眾所周知，這場鉅變是從農村改革開始和推動的，農村改革的成功也是中國經濟高速發展和社會穩定的基礎。但是，從90年代中期以後，日趨嚴重的三農問題已令舉國不安。如果單從經濟方面着眼，已不足以解決農村問題。在本期「中國鄉鎮政治的危機」專題評論中，吳理財、蕭唐標和張玉林三位專家分析指出，造成農民負擔日益沉重、抗爭升級與鄉鎮和村莊兩級機構債台高築、幾近崩潰的原因，正在於農村基層政治組織的結構性弊病。他們認為，只有即時推行鄉鎮政治改革，才能解決「挖鄉補城」、城鄉對立，以及鄉鎮政權掠奪式的違法行政等問題。至於改革是採取強化鄉鎮政權，還是民間化的鄉村自治，再或是官民合作的「鄉政自治」這三種不同模式，則是大可討論的。如果中央政府再不主動地盡快改革國家宏觀體制，積極主導鄉鎮政治改革，中國農村就會由社會發展和穩定的基礎變為引發社會危機的定時炸彈。牛銘實在「經濟、社會與傳媒」欄分析經濟因素對村民自治影響一文，則可以與這組文章配合起來讀。

以提出「中國中心觀」而聞名的柯文教授，評介近年來海外中國研究的新視角。他指出，區域研究、民族問題等新課題都在質疑「中國歷史」的界限何在。于光遠和林蘊暉二文探討毛澤東提出、修改以及很快放棄新民主主義的歷史，披露了很多重要史料。本期佳作尚有董炳月介紹日籍前解放軍官兵回國後的民間寫作和生動回憶；強世功評介西方政治學著作，質疑當前新左和自由派爭論中法律問題的缺場以及倫理生活的墮落；游建西分析傳教士在貴州苗族地區的傳教活動；徐賁談作為現代社會公共美德的寬容與法制的關係；李建會介紹在人工智能研究中行為主義學派的新範式等。此外，「批評與回應」欄這期有錢永祥、劉述先和任東來三篇文章，分別對朱學勤、朗宓榭和朱毓朝的文章提出商榷意見或進一步補充，這對促進兩岸或不同文化間的對話十分有益。特別需要推薦的是幽蘭一文，她從哲學的高度考察中西風景畫特點，試圖回答在眾多文明中為甚麼只有中國魏晉和西方文藝復興才創造出「景觀」文化。由於文章長、圖片多，該文將連載刊出。

最後要向各位報告的是，編完本期剛好是本刊創刊十三年。在過去十三年中，初期編輯室人員流動頻繁，以後相對穩定了將近十年。然而，從去年夏天余國良先生離職開始，到今年7月底為止，由於種種原因，劉擎先生、關小春小姐和邱玉明小姐等三位同事相繼離開編輯室。劉擎幹練多才，辦網頁和編刊得心應手；玉明隨和任勞，從我們創刊開始，就一直埋頭處理瑣碎事務；溫和文靜的小春，聰慧敬業，挑起編輯和行政重擔不知不覺已經九個寒暑了。他們對本刊都做出了傑出貢獻，也與編輯室同仁結下深厚感情。從8月開始，他們的工作分別由陳煒舜先生、陳美真小姐和黃庭鈺小姐接任。這三位新同事，與三年前加入「世紀中國」網頁及本刊工作的岑國良先生，都是二十多歲的年輕人，年輕人代表未來和希望，他們無疑會為二十一世紀的《二十一世紀》帶來朝氣和新面貌。